

学散打的表妹

张凤英

我有一个表妹，从小学习散打，三十岁时通过相亲找了一个对象。对方人长得不错，就是个头不算高，和我表妹一样高。我表妹说：“我都老大不小的年纪了，对方老实能干、靠谱就挺好。”

没想到，结婚后不到两个月，我表妹直接把妹夫打进了医院。经过了解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妹夫不知道表妹是个散打高手，有一次他喝醉了酒，回到家把袜子脱下来放在茶几上。表妹说：“你把袜子放到茶几上，多不卫生啊，还是拿到卫生间的洗衣机上吧，我明天给你洗洗。”妹夫一听，一脚将表妹踢倒在地。表妹毫无防备，坐在地上眼睛里喷着火。妹夫说：“你还不服？”接着又给了表妹一脚。表妹立刻站起来，说：“怎么？想打架吗？”妹夫突然酒醒了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喝多了。”表妹见他是第一次，只当是喝多了，就没有还手。

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。不久后一天早晨，妹夫打开手机一看，自己买

的股票都跌惨了。表妹不知情，做好了饭，叫他吃。妹夫说：“都怪你，我炒股投资这么多，你也不拦着我，看看这下子亏大了吧。”一言不合，妹夫一巴掌打在表妹脸上。顿时表妹的脸部红肿起来。表妹调整了呼吸，站稳了脚步，拿出迎战的状态。妹夫说：“哟呵，你还想和我动手？”接下来不用说了，妹夫毫无还手之力，被打进了医院。警察看了监控，判定表妹属于正当防卫，妹夫的行为属于家暴。

妹夫出院后，躲回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，不久双方离了婚。他逢人便说：“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娶了个散打冠军。”

这件事情在家族微信群里持续发酵，有人说，表妹下手太狠了，有人认为这样的女子无人敢娶来做媳妇，也有人说这才是女人应有的品质。我认为，对待家暴应该勇敢还击，这才是婚姻中的强者。即便不会散打，也应该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

无畏

刘吉训

我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。上学的好几个星期我都不敢和同学说话，尽管在村里也曾跑来跑去，池塘边钓鱼、河里捉鱼摸虾，不过到了学校后完全找不到方向。许多年后，有几个同学还曾呼我小时的绰号“小绵羊”。

那时我的体质差，人长得又矮，不愿和任何人发生冲突，当一个温顺的“老好人”。我们班有个绰号叫“小山子”的，人长得壮实，又喜欢占一点小便宜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总是向我展示他的猛劲。我不理他，打一拳就打一拳吧，反正我打不过他。

学校是一所山村小学，五个班级，老师也只有五个。教我们的老师姓梁，据说是从县城来的，后来嫁入农家，当了一名山村老师。一次我们班的女班长看不过“小山子”老是欺负我，于是就去告诉了梁老师。那天下课后，“小山子”进了办公室，后来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冲我扬了扬拳头。

放学了，我心里挺害怕的，便自告奋勇地留下来帮助值日打扫卫生。梁老

师看我还没走，就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她喝了口水，沉默了片刻。我低着头，不言语。她低声说：“你知道，我警告‘小山子’不一定有用。老师不能老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你还从没有打过架吧？”我点头说是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。对啊，一个人没有了打赢的希望，那又何必害怕呢！在一个小道口，“小山子”从洋槐树林里冲出来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说你是不是想打架？“小山子”一愣，然后说是。我立刻放下书包，随意摆了个姿势说：“你过来吧！”

我回到家不久，“小山子”的妈妈来告状。我妈妈接待了她。第二天，梁老师上语文课，第一个问题就叫我起来回答。那是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很快回答出来了。我一直在想梁老师叫我回答的目的，她并不是真的需要答案，她是要我告诉她我能行。

人生路上，难免遇到需要争争抢抢的，有些事可以置身事外、不予计较，但有些不能退让，比如尊严、自由……

野蔬马齿苋

刘云利

前几天，我跟妻子逛菜市场，看到了久违的马齿苋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亲切感。我儿时生活在鲁西北平原上，辽阔而平坦的田野里种着一望无际的庄稼。父亲因为要供我和哥哥上学，便在自家的口粮地里划出一部分种菜。所以，从小学时代起，我便跟着父母在菜园里摸爬滚打，或帮着浇菜，或帮着摘菜，或帮着除草。那时，马齿苋就成了我最大的“敌人”。

马齿苋在我家乡的方言里叫“马勺菜”，因叶子形状像马齿，气味像苋菜而得名。那时马勺菜可不是营养丰富的蔬菜，而是让我痛恨的对象。它不择地而生，菜畦里、麦田里、甬道旁、垄埂上，无论旱涝都能长势旺盛，严重消耗菜地的养分。

有一次父母去卖菜，让我单独在菜地里除草，草中最多的就是马勺菜。首次单独除草，我经验不足，而且心不在焉，总想赶紧完活去玩耍。于是，我用镰刀像扫雷一样，把马勺菜一扫而光。之后，我就逃之夭夭，玩得忘乎所以了。

不巧的是，那天下起了大雨。第二天，雨霁初晴，父亲去菜地里干活，他发现野草不但没有少，而且越来越多，便质问我怎么回事。

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父亲仔细一看就明白了，他耐心地对我说：“除草与干其他活一样，要善于观察和动脑，才能事半功倍。你是不是只顾着玩，没有把割掉的马勺菜放在篮子里提出去？”我红着脸点点头，也由此知道了马勺菜的生命力之顽强。

儿时，故乡人对这种司空见惯的马勺菜不以为奇，也未见谁把马勺菜当成一种蔬菜。乡亲们大多把它剁碎以后用来喂猪，节省饲料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来到烟台工作生活，渐渐远离了乡村，很难再见到马勺菜了。多年以后，再见到马勺菜的时候，它已经成为时髦的野菜“马齿苋”了。我从未品尝过它的味道，于是便买了一点做凉拌菜。水烧开后，把新鲜的马齿苋入锅焯两分钟，然后过一下凉水，再拌着蒜泥吃。未料想，真是一种美味，清爽可口，鲜香开胃。

马齿苋自何时成为一种美食，无从考证。诗圣杜甫在《园官送菜》中云：“苦苣刺如针，马齿叶亦繁。青青嘉蔬色，埋没在中国园。”看来，叶子繁盛的马齿苋在唐代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了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马齿苋，处处园野生之。柔茎布地，细细对生。六七月开细花，结小尖实，实中细子如葶苈子状。人多采苗煮晒为蔬。”不仅如此，马齿苋还是一味清热药，酸寒无毒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、治痢疾的功效。

儿时不识马齿苋，如今了解感慨多。小小马齿苋，田野处处有，既平凡普通又生命顽强，既有营养价值又可入药治病。我决定放下旧日执念，与马齿苋和解！